

武之胡印督

號九八九第紙聞新

號叁拾肆第中道輔德港香

捌捌柒陸式話電部總編  
陸玖玖肆式話電部總編

印司公限有報日商工號叁拾肆道輔

仙壹份每

三盟宣  
 西公旗  
 王在京  
 表戲稱  
 又通北  
 偽政  
 殷汝排  
 教、

以富法

顧光萬歡機一  
件卽勿迎會年

毫決

**愛侶**

大光日報  
超然日報  
工商日報

贈送一月

以上各報試用者請速寄一明信片至本行經理處領取

最低者名

總經理

洋行經理

滿蒙邊境  
 次侵邊境  
 著者三名云、  
 光緒人受境  
 不廣、  
 壬

王在并，良拉特康  
各王公代  
近商洽一切  
通電關諸、  
氏、財、建  
抗議  
挑釁  
一月廿日外  
書、經決定  
亦又發生事  
次進攻之外  
八、傷日軍

一戰  
守、(三)  
內蒙西部  
大王組至  
手搬委、  
法、議明  
罪累藥才  
廿通

費用相結實球服婚體

[illegible]











良緣易盡 狂憤難酬 微  
新歡初成 軟言依惜 呼

他這話交波雖然聽不見，可是文波的精神痛苦，比聽他的說話，還更利害。他垂頭喪氣，狼狽的向前行着，不曉得行到甚麼地方去，在車輪交馳着的馬路上，也像醉一般的亂走，他的眉心癢作一癢，這時喉聲嘶氣，這時他樣子，無論誰何見了，也曉得他的心裏懷着絕大的隱憂了。他這樣無目的的走着，不知不覺地已走到城外。那荒涼的墳墓，和黃黃色的樹葉，在他的眼前透現出一種更衰頹的慘狀，他不覺短痛的望着那些樹木和草地，心裏想道：「天時，天時，何嘗不是蒼黃生事呢？想這些草葉和樹木，當春天時候，何嘗不是蒼黃落葉，這彷彿如一個人生，當他的紅運過了之後，便走入衰敗之途，如同我自己，當時和萍娘相識，是何等快活，又是如何的驟做，這彷彿如同草木常在，日一日，有無限的生意，可是到了現在，萍娘和我反顏不識，她和甚麼惡少年狠歡樂的鬧在一塊，而我却憂悶傷痛，蹣跚於山頭之間，沒有一個人看我，也沒有一個人來哀悼，這和這些飄秋的草木，漸漸衰落，又有甚麼差別呢？一會，到這裏，眼睛裏的眼淚，不禁簌簌的流下，傷心了一會，然的抬頭，已瞥見昆明李陵前的翁仲，一個一個的列在面前了，原來他在不知不覺間已走到明李陵前，可是他竟不見那宏大的，排成行列的翁仲，他自己的心裏沒有想到，走了多少路，反而更加增加了他自己的心內的感觸，他暗自說道：「太尉總算是一個英雄，以布衣而得天下，當時的雄威，是我們的楷模，可是到如今，纔不過幾幾百年之間，已是草木掩，昔年英雄，無復存在，這還想來，一個人的生命，竟是不重要的了。」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轉念道：「明太祖不是一個人的死之後，也不過如此，何況我是一個窮人家，窮人之死呢？死了，我與其生存於世界上，給人家排，倒不如死了吧，死了還乾乾淨淨啊！」

後。遂將利器藏好。然後乃與華寶千金。亦留師弟爲我一計劃之。千斤曰。此山雖不甚高。且見林中用車之處。古碑間。聞

我敵此則錦一聞衆中交臂。今彼不棄，必有原因。或尚未致如汝等所料也。不過新錦所駐之地。未幸太過懸危。是其往來。或者跋涉。故來之或稍遲耳。千輝曰。否發生。以我所報。則新錦必無過險之事。否則斷無如此情狀也。是時天色已漸大白。華寶乃謂千斤曰。現在此間實至危險。不可輕忽。故先當鞏固此林矣。然後方可更及他處。新錦之事雖然要顧慮。但此事可令玉驪前往一探。并有所助之。便無不妥常矣。但現在此寨既不能即時奪取。則必須謀所以相持久久之計劃。與及防備。而後方可立於不敗地位。因為彼此地勢太過逼近。稍一大意。便令彼有隙可乘。所以我主張築此。而盡守張嵐嶺。力合則擊。方分則弱。卒由後方進攻。亦不能謂為非計也。則敵人又垂手而遙佔此間山林矣。不過我乘左邊林中而不守者。以其高山可憑耳。此右邊則地勢不同。有險可守。被敵人如得此山林。則以後我等進攻。倘恃後方一面。實至失計。我意決不可棄此。如師兄恐不易守者。則我等自當設法以臻於穩健。或伸長向後方之線。與飛鳳聯絡更密。此乃上策也。因為敵人如善用連用兵者。則以一枝馬橫出山腰。截斷此間與飛鳳巖相近之路線。出平地。無限可守也。我意不如退守山中。以林中為屏障。如此則可以更為穩健。不如即駕馬奔入山中。如我所言甚衝動。以守林內。如此尚有兩步工夫。便不愁其包圍矣。華寶曰。師弟所見極有理理。

是平地。無限可守也。我意不如退守山中。以林中為屏障。如此則可以更為穩健。不如即駕馬奔入山中。如我所言甚衝動。以守林內。如此尚有兩步工夫。便不愁其包圍矣。華寶曰。師弟所見極有理理。

別。約千斤乃云：「千輝曰：汝才有消息。即可差心腹回三鰲報告。」因有現在新錦所駐之地方。與飛鳳巖最近。來此則反過於暢沸矣。玉驪點首。乃即出來而去。千斤將高林之四週巡視一遍。然後乃向林後高山中巡視。覺此山上極奇險。而守勢反勝於林中。乃謂華寶曰。以我觀察。則此山更為可守。不似林中靈

圖說：此圖描繪了兩個角色在森林中的對話場景。左側的男性角色（華寶）身著傳統中式官服，頭戴烏紗帽，正指向前方的女性角色。右側的女性角色（千輝）同樣穿着傳統服飾，並攜帶一個包裹，她正轉身望向所指的方向。背景是一片茂密的松樹林，畫面左上角標註着「33」號。

歲暮花聲上) 天光雀

農曆之新歲近矣。各地花市  
亦將于日間應時開放。行見絢  
繡紛。競爭風光。爲歲晚之一  
點綴矣。粵人習俗。好以百花  
草喜迎新之珍品。每屆幾年。  
發教。上市最遲。花以鐘名。  
心最繁。昔人詠吊鐘詩。有一  
樹誰離作淺紅。粵山霸老未磨  
。觀來賓相三更月。攪到高枝

萬往韶光。轉眼又  
無憂。沉醉酣

有言之。然與省港毗連之濠江則尙有人言及。濠江風有東方地卡羅之稱。其中一切事跡及

濠江雖在葡  
幣乃商場之習  
內地自政府

新年中之濠江

有極深快  
彩者。故

○然所有與內地相  
曆後○故

11

我聞金水所言指揮者之容貌。乃絕肖

鬼索同來也。黑面禪問蘇富官：心中大  
力，亦之眾識之。則此來乃完全金貨當  
出有力耳。以彼此間不通人，而晉外人也  
已絕緣富者，則以佛書日言有恩於己  
得事而快富不欺。拂袖而去。其次日付  
各令口誦黃甲相輔錄。對於此行上較  
立無援。無論何事均爲之困難也。是以  
弟乃默然不發聲。蘇富復繼語言曰：老弟  
老弟手中執到子之肥田物。不過以各種  
惡詭使我如此出面到老弟言之。現我已  
希望得回三千三銀之數。現欲以千金送  
法。據金水約畧統計所損失常在三千金  
法。包裏銀物。便在三千兩維持其信用而已。  
以此在金水之損失雖亦不少。但彼則祇  
得此千金亦實難得分潤。在我方面亦能  
馬騙王知言。遂欲向黑面禪進言。而  
此事實待討論。今蘇甚初來。當  
宜以此事敗與也。明日答覆舊奇如來。  
言如此。則不能壞之過效也。遂止而不  
移狀況。動刻後烟已吸足。均精神爽

汝等既欲回輪中。我當與富哥

以爲我非若。若我與彼亦皆之。而後復將轉得歸併候安  
外間商論。早已將倭娶及馬羅王

成。而於洞內以木杉及木板架於洞口。先至然。而至窟穴。俾伊一覘名姓始起。  
因裝被擄人之所。是時匪蹤杳。  
此聚賭者。異常喧鬧。蘇富與兄弟繼徵笑曰。信吾兩位大哥。乃爲爾弟經營不久。而有如此成績。乃爲爾滿足也。我欲藉勢力地盤擴充東堂之宏念。在吳三鐸之設立廣興館。而以部下爲工具。但我則否。與部下同受同當也。且吳三鐸之另具用心。以其力爲走私而已。蘇富點首曰。阿誠言良然。在吳英咤略被劫志忠海盜等較受其利。老弟若在綠林中原歷戰。必有成就者。布阿誠能達此目的也。黑面洪狀曰。假我以數月不鳴也。一鳴驚人。我以數月以驚各人之中。使之刮目相看。而與高影烈。滅沐紛飛。馬羅王與立於地洞外。久候黑面洪不出。

形暢旺。在溪江最盛者  
有城及自鶴蝶字腿。是

地洞掘土而後以石灰塗板爲窠羽少不烟。以爲烟者。有在者。面襪白。老及者也。黑尚未立此三條則以此爲爲被個人打廣東。利等均大客乎。是較稟。如志事倍爲難。則將來當與汝合作成事。且我事實出我於。黑面襪和之。保安之。黑面襪。忘却其立於

之無。多執思者至敗。央密下注。如客勝利則丁狼十索。故在是日其皆營樂禁捕於其時於私營之組織。在是是者。此輩均。故拋抹者。因此引動不少蜂蝶。禁捕。向此輩調查。票胆投資者人數倍增。息多者。閱行者必衆。試爲投資也。捨此此外亦有開設各小雜舖。所備。裁之者頗多。力者所庇護。故雖以教與公府無異也。至乘則電影院之增加放影劇粵班者。在今則儼無若何粵班。在昔年則極其清平戲院擬於是日演興未開。惟舊戲院未知屈班爲用否。故尚未決定。湛江則因時趨盛及情形少之故。新年熱鬧情形歡之者。按湛江人士乃決計言。亦以此也。

[illegible]